

老根儿人家

LAOGENER RENJI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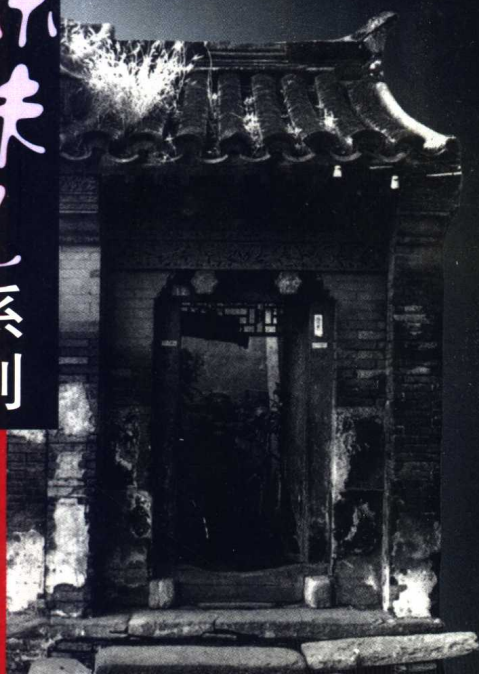


刘一达

京味儿
儿系列

刘一达 著

北京出版社



刘一达 京味儿系列

老根儿人家



北京出版社
刘一达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根儿人家/刘一达著. —北京:北京出版社, 2003
(刘一达京味儿系列)

ISBN 7-200-05158-6

I. 老... II. 刘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3706 号

刘一达京味儿系列

老根儿人家

LAOGENER RENJIA

刘一达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*

787 × 1092 16 开本 17.5 印张 225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7-200-05158-6

I · 814 定价: 28.00 元



自序

好茶不怕细品



老话说，好茶不怕细品，意思是好茶就得细品，不细品就不知道这是好茶。

中国人对饮酒喝茶是非常讲究的。喝酒，有酒律、酒语、酒筹、酒令等；喝茶，有茶艺、茶道、茶令等。古人把喝酒喝茶叫吟酒吟茶。一个“吟”字，浓缩了酒文化和茶文化。“吟”是唱的意思。唱，就得讲究五音六律，抑扬顿挫，字雅音柔。用北京话说这是“慢功”。所以福建、广东人品茶又叫“功夫茶”。

有一次，我跟一位老先生聊起茶道。他问我知道不知道“咬盖”？这个词儿还真把我问住了。

老先生给我解释了一番。饮茶讲究茶的汤色清澈，所以煮茶的时候要注意火候。一般是把茶叶放进盖里。盖是一种茶具，加上盖盖儿，然后用文火烹煮。茶汤煮开了，会腾起一层热气，继而茶汤翻滚，热气顶得盖盖上下翻动，却不溢出来，这就是“咬盖”。





按“茶道”的讲究，这时的茶汤最佳。宋代的梅尧臣有诗：“烹新斗硬要咬盏，不同饮酒争画蛇。”

饮茶是雅事，所以不能着急。北京人讲究沏茶，或说泡茶。老北京人泡茶一般用盖碗。斟茶、敬茶也有讲儿。通常以半杯为上礼，客人喝茶时，不能一饮而尽，得留一些。俗称“茶七酒八”。煮茶、沏茶、斟茶的讲儿就这么多，到了品茶这儿就更有学问了。

单说一个“品”字，古人品茶有“三品”、“七品”之说。唐代诗僧皎然有诗道品茶：“一饮涤昏寐，情思朗爽满天地。再饮清我神，忽如飞雨洒轻尘。三饮便得道，何须苦心破烦恼。此物清高君莫知，世人饮酒多自欺。”唐代诗人卢仝在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的诗中说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

古人品茶讲究“三不”，也叫“三不点”：茶不新，泉不甘，器不洁，为一不；景色不好，为二不；品茶者缺乏教养，举止粗鲁，为三不。似乎只有“雾芽吸尽香龙脂，香尘散碧琉璃碗”，才能“玉川冰骨照人寒，瑟瑟祥风满眼前。”您说品茶之“细”，能细到什么份儿上。

品茶的乐趣就在一个“细”字。再好的茶，拿大把儿缸子，用开水一“砸”，没等茶味浸透，一仰脖儿，咕咚咕咚灌进肚，也品不出茶的香味儿来。

当然这种喝茶法，只能说是解渴，谈不上品，自然也体会不到品茶的乐趣。

其实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有些人正是用这种方法来喝茶的，透着一个“急”字。世风的浮躁之气，在饮茶上尽现其中。



由品茶，想到了写书或写文章。好茶不怕细品，好书也不怕细



读。

读书之法如品茶。有的人看一本书，如卢仝的饮茶七碗之说，看一遍不行，要看到第七遍，方觉“两腋习习清风生”。

有的人看一本书，如同用大把儿缸子沏茶，仰脖咚咚咚，一目十行，或草草一翻，就算看完了。自然，品书如品茶，前提是书本身要好看，耐看。写书的人若是“大把儿缸子”的水平，您让人家怎么细品？细品什么？也许不细品倒好，越细品，越挨骂。

写书的人，必须心平气和，才能写出让人耐看的书。耐看，就是什么时候看都有味儿。如《红楼梦》，看五遍十遍都不为过。当然，愤怒出诗人。作者激情勃发，灵感突至，在此冲动下，也能写出好的作品，这又另当别论。

古人做文章讲究气。我理解，这个气，就是话的口气，或语气。看书，如同在听作者跟您讲述。有的人慢条斯理，有的人平心静气，有的人意味深长，有的人委婉流利，有的人矫揉造作，有的人大嗓门乱嚷嚷，有的人板着脸故作深沉，有的人豪情激昂，有的人飘逸自然。总之，这些您都能从文章或书中感觉到。所以，有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的说法。

毫无疑问，写文章或写书的最佳境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，不是假模假式地跟您装腔作势，也不是拧着眉毛跟您拍老腔儿，更不是挤眉弄眼地跟您没事儿逗贫。要做到情感的自然流露，那就必须把读者当您的知心朋友，跟他平心静气地坐下来，像品茶一样，跟您聊天，讲故事，说事儿。

我写了这么多文章，深深体会到，一个作家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。很多时候，一不留神就把读者当傻子，把自己当先生，居高临下了。其实，这世上谁比谁傻多少呀？

我忘了是哪个大文豪说过一句话：我平生追求的就是小说的叙述形式。他这真是经验谈。由此可知跟我有同感的还大有人在。



写文章或写书，还有重要一点是有味儿。做到文章有味儿那就更难了。我们说好茶不怕细品。品的是什么？是茶味儿！品书，当然也是品书的味道。

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书，但始终在板着脸跟人说话。他是先生，读者是学生。这种书，可能会让您得到一些知识，了解一些事理，但您却“品”不出味儿来。如同拿大把儿缸子喝茶，只管解渴，却咂摸不到茶味儿。所以书要写得有“味儿”是一个作家极难做到的。

我写文章或写书，一直在苦苦地追求着“京味儿”。以前写的文章不说，从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起，粗粗算起来，到现在已有二十五年了。这二十五年中，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动笔的，就是在追求或寻找着“京味儿”。但是，现在我自认为也只能算是“半瓶子醋”，功夫还没到家。

可见一个作家要做到书中有味儿，禁得住读者的细品，有多难吧！

老北京人把看戏叫“听戏”。很多外地人不明白，为什么会把看戏叫听戏呢？我写的一部小说中用到了“听戏”这个词儿，那家出版社的编辑用很粗的红笔把“听”改成了“看”。二校的时候，我给改了回去。编辑又看到了这个字，他觉得很搓火，又给改成了“看”，并且在旁边写了一行字：世界上哪有听戏的？我不想因为一个字跟他掰扯，甚至红了脸，最后只好依了他。在这方面，我常常是失败者。

有一次，我的文章在某报上发表，文中有一个词儿：“这程子”。这是一个北京土语，到了编辑那儿给改成了“这阵子”。我说“这程子”放在文章里更有味儿，他却瞪了我一眼。

“程”的字义是里程、进程、日程、规程。“阵”的字义本来



是军队打仗时布置的局势，如阵线、阵营等等，后来引申为量词，表示事情或动作经过的段落。其实，“这程子”与“这阵子”的意思差不多，而“这程子”更口语化一些。这位咬文嚼字的编辑认死理儿，要出书就得是“这阵子”，“这程子”不灵。

其实，“看戏”和“听戏”虽然是一字之差，不但意义满拧，而且味儿也不一样。老北京人进戏园子，主要听唱，尤其是听京剧。一段“西皮”或“二黄”，老北京人坐在台底下，往往二目微闭，凝神危坐，轻轻地摇着脑袋，手跟着板眼在腿上拍着，有时嘴里也情不自禁地小声哼哼着，碰上好角儿唱到妙处，会突然睁开眼，引丹田之气，叫一声好儿。这就是听戏的韵味儿。看戏则满不是这么回事儿，瞪着眼睛往台上看，能品出这种味道来吗？当然，真正的戏迷，从来也不“看”戏。我想那位愣要把“听戏”改成“看戏”的编辑不会知道“听戏”是怎么回事，当然，我不会怪他什么。

一本书里有没有“京味儿”，不完全在语言，而是在语感。我认为语感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我一直在追寻的。有位读者说，看刘一达的文章，甭看作者的名字，看一个开头就知道是他写的。这就是语感的效果。

要做到这一点，其实是很难的。说句糙话：只有在跟读者不装孙子的时候才能做到。但大多情况下，自己管不住或管不了自己的嘴和笔，所以难免不“那个”了。

四

“京味儿”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心境，这种心境可用八个字来概括：恬淡冲和，超脱通达。我说的不见得贴切，这八个字似乎能反映出北京人的性格特点。再细一点说，能反映出老北京人的性格特点。

2003年北京闹非典时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件事儿。一件事儿是，工厂停工，学校停课，全城百姓出门戴口罩，有谁咳嗽一



声都会吓跑一片人的时候，我到一条街道去采访。说老实话，我的心也悬着呢，报纸电视上整天都报疫情的消息，谁不加着小心？人们都慌着神。但是，我走到一条胡同里，猛然看见树下，两个老人在悠闲地下着象棋，旁边还站着俩观战的。我的心为之一振。街面儿上非典、非典地闹得这么厉害，这几个北京人却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，神态那么自若，表情那么安静。我的心一下踏实下来，心里暗想，这就是北京人呀！

另一件事儿是，非典闹得正邪乎，我从电视里看到，王岐山临危受命，当了北京市的代市长。他到胡同去安抚老百姓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，也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“官话”，冲着大爷大妈点点头：“甭怕，天塌不了，咱北京人什么事儿没见过呀！”

我看到这儿，不禁为这位代市长拍了巴掌。行！是咱北京人说的话！我当时断定王岐山是北京人。事后一了解，他果然是在甘家口一带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北京人。

这两件事儿，充分反映了北京人的性格特点。什么是“京味儿”？这就是“京味儿”。

“北京人什么没见过？”王岐山这句话真是点睛之笔，画出了北京人的神韵。北京人为什么能够做到恬淡冲和，超脱通达，就因为见过的事儿多了，把许多事儿都看明白了。自然，把事情一下看透了，容易通脱，但温厚的北京人也容易保守和自我封闭。北京人二两酒下肚，也有豪情满怀、忘乎所以、指点江山的气魄，但睡一宿觉就明白过来，当皇上都不如当草民自由自在。这么一想还有什么进取心呢？北京人碰到什么事，常常把嘴一咧：“嘿！”这声“嘿”的潜台词是：不就那么回子事儿吗？有什么呀！外地人说北京人关心政治，三句话不离政局，但北京人多是评论家，真当官的不多。北京人爱听戏，您让他评论哪个角儿，他说得头头是道。真让他上台唱一出，他就不是他了。按说北京应该是出大官的地方，但北京人把什么都看透了：当了官又能怎么样？这么一想，也就不去奔了。北



京建都八百五十年了，历史上还没出过状元，对北京人来说，当到王岐山现在的爵儿都算是大的了。

北京人的这些性格特点，必须得慢慢品，细品才有味儿。如同一个外地人到北京的小胡同一看，哎呀，北京怎这么破呀，这些破胡同早就该拆。其实，他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，一个人不在北京住上三年五载，是很难品出“京味儿”来的。

五

给书起名儿是非常费神的事儿，既然是“京味儿系列”，书名就应该有味儿。不瞒您说，现在的书名儿是我苦思冥想了一个月，最后跟一位老北京人喝了二两酒后，从脑子里蹦出来的。《老根儿人家》《老铺底子》《有鼻子有眼儿》可以说都是土得掉渣儿的北京话，但是它禁唾摸。也只有唾摸，才知道“老根儿人家”、“老铺底子”、“有鼻子有眼儿”是怎么回事儿。

也许我写的书有些土，但土不见得不值钱。上个世纪 80 年代，北京的家具流行大衣柜和电镀折椅，还有折叠圆桌。当时买这几样得要票。小两口儿结婚，单位才发一张大衣柜票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们家该算是“老根儿人家”，祖辈留下不少老式家具。他结婚的时候，领到一张大衣柜票。哈，当时真是欣喜若狂！为了在家里摆这大衣柜，只好得把那些老式家具处理掉。他当时认为这些老家具太土，土得碍眼，于是蹬着三轮车，把他爷爷留下来的大板柜、圆桌、条案都送到了信托商店。

那会儿，北京的信托商店收这些旧东西，十多件老家具才卖了五十多块钱。他挺高兴，用这钱买了大衣柜和两把电镀的折叠椅。这些新式家具他看了是那么喜欢，逢人就夸。

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，那大衣柜早就“哗啦啦”了，电镀折椅也锈迹斑斑，让他当垃圾扔了。当然即便是不“哗啦啦”，这些东西也早过时了。

突然有一天，他在拍卖公司的图录上，一眼认出被他卖掉的他爷爷留下来的圆桌和条案。那个条案是地道的紫檀，专家鉴定后，认定是清中期的玩艺儿，拍卖价是四十多万元。他看了后，差点儿没背过气去。

后面的故事我不说，您也会知道，这就是土玩艺儿和那些新玩艺儿的价值。

“老根儿人家”和“老铺底子”是不是“有鼻子有眼儿”呢？我不想在这儿多说了，还是开篇那句话：好茶不怕细品，好茶就得细品，但愿您能从书中品出“京味儿”来。当您“咬盏”的时候，别忘了品茶的“三品”、“七品”之说。

是为序。

刘 - 达



2003年12月12日

于北京如一斋



写在前面

说说“老根儿人家”



老根儿人家，念起来应该加儿化韵，即老根儿人家儿。说起来，这是老北京的土话。它包含着两层意思：一是老根儿。所谓老根儿就是在一个地方住的年头比较长。您想都扎了根儿啦，年头短行吗？二是人家儿。所谓人家儿，有两层意思：一是门户，二是门风。把这两层意思加在一起，那就是老式的家庭。

不过，北京人说老根儿人家儿，带有一点儿赞美的敬意。尽管通常老根儿人家儿比较温厚、规矩，安分守己，也很传统，很保守，老八板儿。但老北京人认为越是有传统、守旧的人家，越让人起敬。您从过去老宅门上的那副对子——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上，就能咂摸出这里头的心态。

东西越老越值钱，一个家庭也是越老越有研究价值。老北京人都希望这个家能长久地传下去。但事实上，“富不过五代，穷不过三世”。再有钱有势的人家，传到第五代，也就不是那么

回事儿了。再穷得丁当响的人家，到了第三代上，也能翻过身来。没辙，老天爷不能把世上的好事儿都给了一户人家。这就是老话常说的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风水轮流转。所以老北京人才有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的良愿。财富和官位是过眼云烟的事，惟有“忠厚”和“诗书”才能传得久远。看来，老北京人对人生和世态看得非常明白。



北京是六朝古都。古都嘛，自然历史文化的积淀很厚实，在长达八百五十年的建都史上，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名人足迹。足迹是脚印的意思，但足迹在这儿却有历史文化的含义。自然，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在京城不能只留下点儿脚印，他总得有呆着的地方。名人跟凡人不一样，名人住过的地方叫故居，名人故居是文物保护单位。当然了，有些名人留下的不只是故居，还有他的子孙。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根儿人家。

汉语的一个字往往有多种意思，比如这个“望”字。除了向远处看叫望，此外还有一个意思。农历每月的十五日，有时是十六、十七日，地球转到月亮和太阳之间，太阳从西边落下去，月亮从东边升起来，地球上的人看到的月亮是圆的，这种月亮的“长相”叫“望”。古诗里常用“望月”这个词儿。它不是从远处看月亮的意思，而是指这种“月相”。

当然，一月之中，月亮在这个日子是最好看的。由此，人们把福运俱佳、人丁兴旺、有名望地位的家庭，叫“望门”或“望族”。北京人也管“望门”叫大宅门儿或高台阶儿。因为一般“望门”的宅子都不小；宅子大，当然院门儿也小不了；院门儿小不了，台阶儿自然会很高。大凡老根儿人家都曾有过“望门”的时候，否则难以称“老根儿”。甭管它怎么“望”，反正家族的“月亮”圆过。



三

我萌发写京城老根儿人家的动意，是十年前的事儿。写起来才知道“老根儿”很难“刨”。现如今翻谁家的“家谱”，都得动一番脑子。本族的人好说，外姓人则需要合计合计了。因为老根儿的枝蔓太多，“望门”的后人，传到四代五代，至少得百十口子人了。历经了几十年或上百年，期间的各种政治运动和家庭琐事，使后人之中难免出现一些芥蒂和积怨。以往的“运动”都把人整怕了，很多“老根儿人家”的后人不愿再捋过去的陈年旧账了。这些因由儿自然会影晌“老根儿人家”的写作。我这些年先后采访了二十多个家族，最后书里只收进了十多个，其缘故就在于此。采访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太多了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
写“老根儿人家”并非有什么猎奇心理，也不是琢磨家族的隐私，主要是想通过这些“老根儿人家”反映北京的文化底蕴。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，自然能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变化。一个家庭所浸润的文化，当然也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人文历史。“老根儿人家”的香火不断，有其内在的因素，也有社会的因素，所以，“老根儿人家”也可以说是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。

四

由于“老根儿人家”的底子太厚，所以靠几千字或几万字，只能勾勒出一个总体轮廓。往细里写，一个家族的历史，就是一部大书。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的“老根儿人家”只能说是个“大概其”。

由于采写时间、篇幅限制等原因，加上前头说的那些情况，我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出“老根儿人家”的大致面貌，其中也难免有疏漏之处，请您能体谅作者的苦衷。



读这本书，主要在品其味儿。如我在《自序》中所说，同样的茶，不同的水和器皿，沏出来的茶不是一个味儿。把这个意思搁到这儿，就是同样的“老根儿人家”，我写的可能跟别人写的就不是一个味儿，但愿您能品出来。

不多絮叨了，您还是翻这本书、品这本书吧。

刘 - 述



2003 年 12 月 12 日

于北京如一斋



本书部分照片由书中介绍人物本人提供，部分照片和插图由张风、穆景林、马海方等提供。

还有部分照片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《北京四合院》《北京胡同》《旧京史照》《洋镜头里的老北京》等书籍。

在此一并致谢！



目 录

宅

纪晓岚和他的后人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故居带有传奇色彩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纪晓岚的祖籍是江苏	6
-----------------	---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不是在“草堂”写的	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后人当官的不多	10
---------------	----

纪氏后人与齐白石亲家的“画缘”	1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纪晓岚故居得到保护	13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谭门七代梨园人	15
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百三十多年的老宅门	15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谭元寿搬家	19
-------------	----

七代传人的梨园世家	19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谭门第一代“谭叫天”	21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谭家在京城扎根	22
---------------	----

谭门的艺品和人品	23
----------------	----

满城争说“谭叫天”	25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谭鑫培传奇的一生	27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寻找谭鑫培的墓碑	29
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为子当“梯”的谭小培	30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门

深

院